



生命倫理

LIFE & ETHICS

ISSUE NO.98期 | 三月 MARCH 2026

電子版雙月刊 歡迎自由奉獻



製造完美人類
世界便會更美好？

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2026週年研討會



製造完美人類 世界便會更美好？

吳慧華

高級研究員

「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」——1933年，阿道夫·希特拉(Adolf Hitler)

「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，我們終於有了發現。腦電圖每個人不同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，王亭是一個罪犯，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，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，王亭就不再是罪犯，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，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，人腦組織中，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，而思想指導行動，也就是說，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，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，全然不同的人！」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。潘博士深信，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「犯罪因子」，只要消滅這種因子，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。對他來說，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。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，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「改腦手術」，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。這樣，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「犯罪因子」的「好

人」。幸好，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，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《創造》中的一個角色。

不幸的是，如潘博士一樣瘋狂，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，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。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，對於人類指紋、輸血、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，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。「優生學」(eugenics)一詞由他首創，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，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。¹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，倡導一種制度，旨在讓「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，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」。² 晚年時，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，認為優生學應該「像一派新宗教，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」。³ 一方面，他主張積極優生學——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；另一方面，他鼓吹消極優生學——讓劣質人士絕育。⁴ 1909年，他創辦了《優生學評論》，宣揚其「擇優繁殖」、「擇劣絕育」的思想。⁵

1 "Francis Galton," *Britannica*, 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biography/Francis-Galton>.

2 "eugenics," *Britannica*, 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biography/Francis-Galton>.

3 辛達塔·穆克吉 (Siddhartha Mukherjee) 著，莊安祺譯：《基因：人類最親密的歷史》（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2018年），頁110。

4 同上書，頁110-113；"Francis Galton," *Britannica*.

5 辛達塔·穆克吉 (Siddhartha Mukherjee) 著：《基因：人類最親密的歷史》，頁113。

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。⁶ 1912年，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。在宏偉的酒店內，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「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」，以及各種劣質遺傳。⁷ 當時，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，其繁殖者協會(American Breeders' Association)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。美國為了淘汰「劣質品系」可謂不遺餘力，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，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：包括癲癇患者、罪犯、妓女、孤兒、愚蠢低能者、殘疾者，抑鬱與精神病患。他還宣稱：「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，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。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、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……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，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。」⁸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，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。⁹

相比起美國，德國的優生學可謂「後起之秀」，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一開始，德國仿效美國，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，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，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，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。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，1935年，那些殘疾的可憐者，被納粹稱為「不配活下來的生命」(lebensunwertes leben)，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。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「缺憾」嬰兒，到了1939年9月，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，一個月後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。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，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，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。送來這裡的「病

人」，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，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。納粹為了掩飾罪行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。1941年，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。1933至1943年間，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。¹⁰

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，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。1979年之前，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。到了2013年，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。¹¹ 殘疾人士、犯罪份子不配生育，對一些權貴來說，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。1975年，印度經歷了一場「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」，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。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，短短一年內，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，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。可悲的是，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。自70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，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。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：「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，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，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。」¹²

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，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，「優生學」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。不過，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，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，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，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。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，表面是控制人口，實際上是剷除窮人；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「殺嬰說」。

6 Thomas Drucker, "Galton defines Eugenics," *EBSCO*, 2023. <https://www.ebsco.com/research-starters/history/galton-defines-eugenics>

7 辛達塔·穆克吉 (Siddhartha Mukherjee) 著：《基因：人類最親密的歷史》，頁 113。

8 同上書，頁 114、116。

9 實際例子詳見辛達塔·穆克吉 (Siddhartha Mukherjee) 著：《基因：人類最親密的歷史》，頁 115-122。

10 同上書，頁 162-164。

11 Sheila Kaplan, "The legacy of eugenics: Professor Osagie K. Obasogie launches landmark series with L.A. Review of Books," *UC Berkeley Public Health*, June 20, 2024. <https://publichealth.berkeley.edu/articles/spotlight/research/the-legacy-of-eugenics>

12 Soutik Biswas, "India's dark history of sterilisation," *BBC News*, November 14, 2014. <https://www.bbc.com/news/world-asia-india-30040790>

13 Stephen, Drake and Diane Coleman, "Fact Sheet on Peter Singer," *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*, 1999. <https://www.independentliving.org/docs5/singer.html>



Singer提到：「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，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，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。」¹³ 對Singer來說，患有殘疾（尤其是認知障礙）的嬰兒，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。此外，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，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。Singer甚至主張，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，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。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，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。¹⁴ 有人替Singer辯護，認為他提出的「殺嬰」是出於憐憫之心，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。¹⁵ 是的，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，但骨子裡，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：「殘疾者沒資格生存」。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、安心一些。

當然，不少人反對Singer的「殺嬰說」，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，實際上是殺害，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。然而，他在著作*Practical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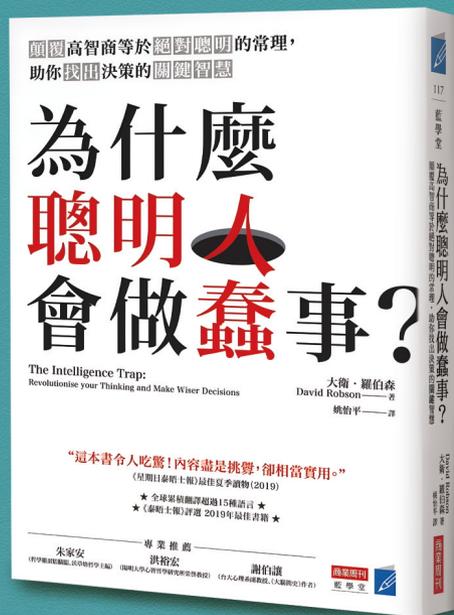
*Ethics*中為其「殺嬰說」自辯的觀點，卻也值得大家深思。Singer質疑，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，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，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。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，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，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，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。¹⁶

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，但他提出的「生命權」議題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。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——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，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：一個人的「生命權」，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？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？抑或，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「他是人類」這一屬性？此外，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？是國家元首、政治家、法官、律師？是既得利益者、醫護人員、父母？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？篇幅所限，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。

14 同上文。

15 Pamela J. Hobart, "Peter Singer and the Ethics of Eugenics," *Prindle Post*, Mar 27, 2017. <https://www.prindleinstitute.org/2017/03/peter-singer-ethics-eugenics/>

16 Stella Young, "The case against Peter Singer," *ABC News*, Aug 15, 2012. <https://www.abc.net.au/news/2012-08-15/young-case-against-peter-singer/4199120>.



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

《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》

(The Intelligence Trap: Revolutionise Your Thinking and Make Wiser Decisions)

作者：大衛·羅伯森 (David Robson)

譯者：姚怡平

出版地：台北市

出版：商業周刊

出版年份：2020年

▲ 文：吳慧華 高級研究員 ▲

一般人都以為，只有蠢人才會做蠢事，但誠如書名所言，做蠢事的不一定是蠢才，聰明人也會做蠢事。聰明人之所以做蠢事，最大的原因，莫過於「聰明人自以為聰明，比較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。」犯錯後，「更懂得長篇大論為自己的推論辯解」，其「觀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」。作者指出聰明人更會有「偏見盲點」(bias blind spot)，難以察覺自己的邏輯有問題。

很多人以為，智商高的人必然大有成就，美國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便是其中之一。他相信優生學，也設計出測試IQ的「史丹佛-比奈力量表」修訂版(Stanford-Binet Revision)，其後奠定了美國以智力來篩選學生及員工的基礎。不過，作者卻指出，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智力在人生當中非常重要，但不能「太過相信那些測量能代表某人的總智力潛能」。因為除了智商，還有情緒智商、實用智力、分析智力和創意智力等。實用智力是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，卻是難以測度的；至於創造力，也不是高智商的人必然擁有的能力，換言之，如果缺乏實用智力及創造力，聰明人也可能做出愚蠢的行為。

很多人又以為，打造「聰明人」的團隊，公司便能有傑出的成就，作者卻以體壇中常出現的「明星隊」為例打破此幻象。作者並非完全否定「群眾智慧」，只是指出實際上，有很多失敗的團體便是由聰明人組成的，或許，這是「團體迷思」所致，例如當年的美國

總統甘迺迪，由於其顧問團太怕質疑彼此的判斷力，急於達成共識，草率下了入侵古巴的決定，結果僅三天，由美國培植的古巴流亡軍便被敵軍殲滅。另一阻力如上文提到，聰明人往往堅持己見，一個由聰明人組成的團隊，尤其是人人都處於高地位時，難免人人自以為是主角，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。

那麼，聰明人如何避免做蠢事？作者提到謙虛的重要性，因為謙虛能夠幫助我們「認清自己的偏見盲點」。對作者來說，承認自己無知並非老生常談，反而是一個智者的應有表現，例如集政治家、發明家、科學家及外交家於一身的富蘭克林，當他需要做出重大決定時，他都會「以謹慎又開放的思維為標準」，他從不急於判斷，而是「設法謹慎權衡各項利弊」，也嘗試避免慣性思維。對作者來說，反省也不可被忽略，與一般人理解的反省略有不同，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「反省」，其實指到人除了學習頭腦上的知識，也要學習解讀寶貴的信號——情緒及直覺。當然，作者並非要人過度信任直覺，但他卻點出過度理性的人，很多時無法「經由有自覺的深思……提醒自己在無意間忽略的哪些細節。」

其實，做了蠢事不用怕，因為可能剛巧你是一個聰明人；不過，一個聰明人可以變得更聰明一點，便是學習謙虛及自省，在錯誤中不斷修正。



飲咖啡別忘記 加上的是……

藍志揚博士

▲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▲

我每天飲咖啡的生活是50歲後才出現，當時的工作地點是在一所位於大學的神學院，身邊的同工對咖啡都有一定的要求。我這個新丁就是這樣被影響了。

在初階段，我是用研究的心態作為飲用的起始點。首先，有研究表明，定期適量飲用咖啡可將阿茲海默症的風險顯著降低，¹ 咖啡亦可以預防帕金森氏症。² 此外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發現飲用咖啡後的經驗與其他人類行為的研究結果相當吻合，例如：咖啡的香氣能夠對我帶來正向的情緒。一項針對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，環境中咖啡的香氣能提升個體的親社會行為與人際友善度。研究團隊於購物商場進行實地實驗，透過在空間中散佈咖啡與餅乾的環境香味，藉此觀察該變項對大眾行為的可能影響。實證觀察結果顯示，處於此嗅覺環境下的個體，其利他行為有增加的傾向。

具體的行為指標包括：個體傾向主動協助撿拾他人掉落的物品（如筆）、櫃檯收銀員在面對顧客提出的請求（如兌換零錢）時，表現出較高的順從性與協助意願。此研究結論證實，愉悅的食物氣味（如咖啡豆香氣）具備調節社會互動、促進個體展現善意行為的心理效用。³ 適量飲用咖啡對我們的身體和社交生活帶來益處。

除此之外，咖啡還有其他益處嗎？靈修學家傅士德表示：在早上靈修的時候，他會有一杯溫暖的咖啡相伴，慢慢地喝完咖啡，他認為這就是他與上主對話的時間；他放下杯子後，調整好思緒，就將注意力轉移到當天的工作和任務。⁴

- 1 例如：Eskelinen, M. H., & Kivipelto, M. (2010). Caffeine as a protective factor in dementia and Alzheimer's disease. *Journal of Alzheimer's disease* : JAD, 20 Suppl 1, S167–S174. <https://doi.org/10.3233/JAD-2010-1404>. Eskelinen, M. H., Ngandu, T., Tuomilehto, J., Soininen, H., & Kivipelto, M. (2009). Midlife coffee and tea drinking and the risk of late-life dementia: a population-based CAIDE study. *Journal of Alzheimer's disease* : JAD, 16(1), 85–91. <https://doi.org/10.3233/JAD-2009-0920>. Carman, A. J., Dacks, P. A., Lane, R. F., Shineman, D. W., & Fillit, H. M. (2014). Current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coffee and caffeine to prevent age-related cognitive decline and Alzheimer's disease. *The journal of nutrition, health & aging*, 18(4), 383–392. <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2603-014-0021-7>.
- 2 例如：Hu, G., Bidel, S., Jousilahti, P., Antikainen, R., & Tuomilehto, J. (2007). Coffee and tea consumption and the risk of Parkinson's disease. *Movement disorders :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Movement Disorder Society*, 22(15), 2242–2248. <https://doi.org/10.1002/mds.21706>. Sääksjärvi, K., Knekt, P., Rissanen, H., Laaksonen, M. A., Reunanen, A., & Männistö, S. (2008). Prospective study of coffee consumption and risk of Parkinson's disease. *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*, 62(7), 908–915. <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j.ejcn.1602788>. Ascherio, A., Zhang, S. M., Hernán, M. A., Kawachi, I., Colditz, G. A., Speizer, F. E., & Willett, W. C. (2001). Prospective study of caffeine consumption and risk of Parkinson's disease in men and women. *Annals of neurology*, 50(1), 56–63. <https://doi.org/10.1002/ana.1052>.

傅士德把咖啡變為連結個人靈修和一天工作的一個介面，但我們不能夠簡單地說：咖啡幫助我們更有活力地工作。請大家細心閱讀傅士德的咖啡禱文：「不知何故，主耶穌！我喜歡手裡拿著一杯咖啡祈禱。我想杯子的溫暖讓我安定下來，訴說著你愛中的溫暖。我把杯子放在臉頰上，靜靜地聽著趕急與寂靜。我向著咖啡吹了一口，喝下去。聖靈啊！請吹過我小小的生命，讓我暢飲祢宏大的生命。」⁵ 大家不難看見，除「喝」咖啡這個動作，他沉浸的整個過程中還有其他的動作，最明顯的是「把杯子放在臉頰上」感受溫暖，喝咖啡之前會「吹一口」。這些動作，其實它們可以被視為「儀式」。

甚麼是「儀式」(Ritual)? 儀式可以被定義為一系列具有固定、順序、重複的象徵性行為，當中行為和功能不一定帶有直接的關係。簡單來說，儀式與日常行為（如刷牙）可以表面上是一模一樣，但背後的意義可以完全不同。儀式重點不在於「完成某件事的實際效果」（例如口腔清潔），而在於行為背後賦予的象徵意義與心理感受（例如刷牙代表「一天的開始 / 結束」）。

西班牙網球巨星拿度(Rafael Nadal)表示，在比賽中，他最努力做到的，是讓腦子裡的声音安靜下來。他在球場上的習慣，在許多球迷眼中是相當有趣的，例如：水壺在椅子前對齊排好、發球前確認頭髮是他要的樣子等等。⁶ 拿度在做的是「補償控制」(compensatory control)的過程。⁷ 他在實體環境中，特別是在一些小任務或小事上創造秩序，藉此創造他需要的內心秩序。⁸



筆者藍志揚博士

這種透過整理環境中的小任務來緩解心中的煩惱，不限於個人表現的場域，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套用。日本散文家松浦彌太郎在他心情低落的時候，會在家中執拾物件，其實他就是透過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創造小秩序，來調節自身的情緒。⁹

拿度和松浦彌太郎都在自己的環境自製小任務，把它們轉化為一種儀式。傅士德的靈修咖啡，從儀式（動作）創造出小秩序，他把每一個動作賦予意義。透過「吹」和「飲」的簡單動作，他相信的聖靈就與他的生命連結起來，這個連結成為他當天工作的起始點。

回到文章題目，飲咖啡別忘記加入的是儀式。

3 Baron, Robert A. "The sweet smell of ... helping: effects of pleasant ambient fragrance on prosocial behavior in shopping malls." *Personality &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*, vol. 23, no. 5, May 1997, pp. 498+. *Gale Academic OneFile*, link.gale.com/apps/doc/A19417565/AONE?u=anon~109a1c3f&sid=googleScholar&xid=84f7874a. Accessed 9 Feb. 2024.

4 Richard Foster, *Prayers from the Heart*. (San Francisco, CA: HarperSanFrancisco, 1994), 44.

5 Ibid, 禱文的中文翻譯來自筆者和人工智能應用程式的結合。

6 <https://ftw.usatoday.com/2014/06/rafael-nadal-ritual-tic-pick-water-bottles>

7 Kross, E. (2022). *Chatter* (First edition.). LIT Videobooks.

8 Ibid

9 松浦彌太郎著；朱立亞譯：《50歲後我想這樣過》（台北：遠流，2025）。



生命倫理

LIFE & ETHICS

網址: <http://ethics.truth-light.org.hk>

電話: 2768 4204

傳真: 2743 9780

電郵: research@truth-light.org.hk 地址: 九龍荔枝角長裕街8號德京廣場11樓1105室

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

這教會非我家?



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2026週年研討

有人說，教會是「屬靈的家」。聖經早有明言：「不可停止聚會。」然而，有不少信徒考慮或已經離開這個「家」。2026年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將開展週年研究，主題為「這教會非我家？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」。

信徒——尤其是年輕信徒群體——為何離開教會？是因為「因了解而分開」，還是「誤解了而分開」？我們希望藉著「這教會非我家？教會對新世代信徒的意義」這探索性研究，可以更加洞悉信徒們的內心需求與渴望，深入了解離堂信徒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，幫助教會擴闊牧養視野、優化牧養方式，幫助信徒「歸家」。

除了本研究項目，我們邀請了離堂信徒，以及教會牧者進行對談，也邀請在教牧學與應用心理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作專題分享，誠邀關心教會的肢體、牧者一同參與。

日期 6月12日(五)

時間 09:30 - 17:30

地點 旺角浸信會 九龍旺角山東街47-51號中僑商業大廈6字樓

對象 教牧、長執、信徒領袖

誠邀各位參加，請掃描
QR Code了解詳情。



諮議小組成員

吳思源先生(愛百合牧養總監)
辛惠蘭教授(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〔聖經科〕)
李樹甘教授(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)
洪子雲博士(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)
張志儉博士(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政策、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部榮譽助理教授)
陳明泉牧師(旺角浸信會主任牧師)
曾偉洪博士(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)
趙崇明教授(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)
藍志揚博士(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)

顧問

吳庶忠教授(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)
吳庭亮博士(溫哥華信義會新天堂牧師)
吳澤偉先生(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

研究中心同工

陳永浩博士
研究主任(義務)

吳慧華小姐
高級研究員

督印人: 蔡志森

總編輯: 吳慧華

編委: 陳永浩、何慕怡、沈雅詩

設計: 鄧樂婷

出版: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



生命倫理雙月刊

✦ 本刊所有文章，如欲轉載，請與本中心聯絡。